

鶴梁文鈔續編

林鶴梁著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92
1



文庫 11
A/292
/

明治十四年辛巳上梓

鶴梁文鈔續編

梅花深處



鶴梁文鈔序
居天下之大都事天下之名師交天下之豪俊讀天下之奇書又為民牧施所學於事業澤被於民文傳於後世士至此可謂全才矣求之今世鶴梁林君其人歟君江戶人少時磊落不羈年二十四折節讀書師事豐山長野先生君所受知上之如水府源

鳥文小書

烈公佐賀閒叟公及閣老松代公皆天下之賢君也下之其所最善者如尾藤水竹松本寒綠藤田東湖會澤正志藤森弘菴皆天下之偉男子也其他有一技一能者君無不容交君於書無所不讀最用力於濟世之學余以君爲居天下之大都事天下之名師交天下之豪俊讀天下之奇書

者以此也君自武庫小吏擢爲計吏轉爲參遠二州縣令後遷羽州所至皆有政蹟又進於納戶頭新徵組支配等雖極劇職居之綽々未嘗廢筆硯所作文積成十餘冊皆卓然可傳余以君爲施所學於事業澤被於民文傳於後世者亦以此也夫居天下之大都事天下之名師者有矣豈有

交天下之豪俊讀天下之奇書者乎
交天下之豪俊讀天下之奇書者有
矣豈有施所學於事業澤被於民文
傳於後世者乎嗚呼如君者豈可不
謂之全才乎余與君未相識而君謬
激稱余文爲可與語頃者寄示其所
著鶴梁文鈔使余論定且屬以序余
受而閱之君之文譬如長江大河波

瀾洶湧可驚可喜非學有淵源安能
至此乎序君文者大都交游不乏其
人而余不敢辭者欽君之全才且感
於知己也慶應三年夏六月大和節
齋居士森田益撰

此序郵來時前集布世旣久所以
不及附刻也無幾節翁辭世其致
郵筒遲延蓋亦爲是歟今置諸續

集之首以謝翁于九京亦聊倣昔
賢掛劍之意耳

長孺識

此書之出與歐三平夏六月大味
而余不願續歐三平夏六月大味
全此平與歐文各六味交終不
歐文更已謝四喜非學亦歐文
安

柳田泉文庫

鶴梁文鈔續編總目

第一卷

書

與小松生論出處書

與諏訪公書

又

答竹鼻子廣書

與某生書

與矢口謙齋書

復滋野行康書

答今田生論文書

與上保生

答木原谷藏

又

答林鶯溪

與鹽谷毅侯

序

峽中詩草序

東湖文鈔序

侯雪苑文鈔序

佛山詩鈔序

五峰遺稿序

嗟老錄序

明治十家絕句序

管公故實序

東湖詩鈔序

送熱田玄鼎序

送井上好問歸上總序

記

迂窓記

不忘軒記

秀芳園記

傳

狸翁傳

紀事

紀烈婦蓮月事

第二卷

碑

力壽姬碑

故從五位下備後守岡部君碑

雪齋飯島翁碑

茅根伯陽碑

東篁山守君碑

墓碣銘

熱田翁墓碣銘

青柳道香墓碣銘

墓表

藤田忠藏墓表

平山高知先生墓表

亾妻川島氏墓表

田中有文墓表

墓誌銘

後平阿部翁墓誌銘

節齋森田翁墓誌銘

宮原君章墓誌銘

雜著

題僧蓬萊詩藁首

題某生所藏書畫帖首

跋河村生詩

良夜詩歌跋

跋墨竹

文三橋墨帖跋

跋南越侯言行錄

跋中井竹山翁書牘

跋醉書

跋懽堂先生詩

跋活版東坡策舊序後

跋藤田東湖呈真田感應公古詩後

燒書圖

附載

作文秘訣

豈止快錄

通計五十八篇

鶴梁文鈔續編總目終



鶴梁文鈔續編卷一

鶴梁林先生著

孫

林

圭次編

門人

芳村正秉校

書

與小松生論出處書

七月十日。麻溪隱士林長孺啓小松君足下。昨來過。見論以僕當爲道出仕。而伯夷之窮餓。淵明之歸田。當不必做。二日一夜。反復示論。誠感足下情義。摯薦。非復尋常世人之交。而僕頑然不敬服者。蓋有說焉。但私心不欲與人顯言。故然耳。然足下之歸。曰將復來言。果然。僕不得不吐露。

心腹腎腸也。僕家世仕。德川氏祖宗以來。祿雖微矣。食之七世。况以僕頑鈍。一朝擢卒伍。累進列布衣班。賜千石祿。而尸位素餐。可耻之甚。所以致仕也。及

王室維新之時。又憫其饑寒。欲請

朝廷使為祿仕。衰老雖不從之。其德厚矣。感泣銘骨。不當七世沾祿之恩也。然僕退休以來。老羸日甚。非當復出之人矣。且出處進退。士之大節也。前以

德川氏則退。後

以

王朝則進。是去卑而就尊也。不當失節於

德川氏。又恐獲罪於

朝廷

朝廷幸宥之。豈可不亦耻于心哉。且

廟堂諸公。不乏其人。何必起一山澤之癯為哉。夫伯夷淵明之事。僕固感其出處之節義。然彼二子者。特異域革命之臣也。如我

赫赫日出之邦。則

皇統一定。萬古自若。雖有二子。豈可復苦其節義哉。僕之所以不敬服於足下者。固非倣二子也。抑國變之際。臣子之分。蓋有難言者。僕竊不自量。欲養一片廉耻之心耳。是所以不欲與人顯言之也。然足下反復諭告。懇懇不已。故

僕心腹腎腸。徹底罄竭。不遺分寸。以是也。足下第憐僕頑
鈍老羸。使自今至死之年。堅卧不起。以期於一瞑。蓋棺。顧
不可乎。僕死。又不欲爲異域之鬼。他日

國家有續

大日本史之撰也。幸得列名于其將軍家臣傳之末。則足
矣。幸足下亮之。

與諏訪公書

一月二十七日。林長孺再拜白。芳村正秉來言。頃者諏訪
公謂正秉云。聞子林叟之徒也。請因子寄一語。昔時某與
叟同仕。幕府某職爲國老。叟所建言。事皆正確。某悉

欲聽之。而時勢所不可。或不得然。今思之。不勝遺憾。某將
訪叟一晤。今此懷偶發。幸子先致此意於叟。正秉來述其
意。長孺聞之。乃謂嗚呼。是距今十餘年前事。今懷之。渺茫
夢境也。然因正秉之言。而當年之心。有戚戚焉。抑長孺狂
愚。持迂濶腐爛之說。妄陳於執政大臣之前。以爲因此獲
罪。不敢辭也。當此時。謗讒蜂起。動取臺閣諸公之疑怪。唯
執事謬信長孺愚直。一斥外言。不置耳底。寬意以容之。溫
言以待之。長孺之所以得終始保全者。實由執事相知相
愛之摯也。嗚呼。可謂知己矣。雖荆玉隋珠。未足以報矣。而
十餘年之久。未曾一踵執事之門。謝其知遇之恩。疎漫無

禮其罪鉅矣。昔者越石父爲人賤，僕於中牟。晏嬰一見，解左驂贖之。及載歸也，其言甚傲。然嬰遂以爲上客。是不啻石父伸於知己。晏嬰亦屈於知己也。是以古今推爲美談矣。今執事不棄長孺於百謗中，是恩重於晏嬰之解驂也。而長孺十餘年間，不敢往一謝恩，是罪不輕於石父之傲言也。然長孺不敢謝其恩，執事不敢問其罪者，是不啻長孺伸於知己，執事亦屈於知己也。然執事之與長孺，非故爲此虛偽，以襲晏嬰石父之故智也。但相忘於知己淡交中，而不自覺其遂至此耳。然自他人觀之，執事寬洪之量，與長孺狂愚之罪，白黑判矣。然執事又將賜顧臨，恐惶不

知所言。何者？長孺之屋甚陋，長孺之衣甚敝。縱令執事置之不問，陋室敝絮，蟣虱之館於身者，出犯客座，執事亦儻不之問。而突如來如，以迫則原子思之貧，不敢愧。而段干木之踰垣，豈可傲耶？此語既答正秉，不知果達左右否？更倩禿筆，以布腹心。請恕其罪，而察其意，則幸甚幸甚。

與諏訪公書

昨林鶯溪來告。頃日謁諏訪公。公問某曰：余與林長孺，不相見者十數年矣。聞長孺退居麻溪，今果乘間日夕讀書否？彈琴圍棋，娛其耳目否？山丘乎樵，而溪澗乎釣否？閉口不言世事否？外患內憂，不置心否？今欲因子而問焉。鶯溪

不即答也。退以是語來問長孺。長孺欲即答也。鶯溪不肯聽也。曰當裁一書以答執事也。抑長孺亦不審執事情事也。久矣。因問鶯溪曰。諏訪公忠義之心。自許若舊否。壯心不已。若舊否。處事敏達。若舊否。敏達而守道。若舊否。豐而能約。若舊否。鶯溪不即答也。曰呈書之日。亦當及之。長孺竊聞近時執事。屢拜展芝濱祖廟矣。是果忠義之心。若舊也。聞執事常言無愧鬢眉男子矣。是果壯心不已也。聞舊時王侯大人。因世變而傾家產者居多。而惟執事守儉。又能固志矣。是果處事敏達。而守道若舊也。聞執事卜居東台山北。侶風月。斥便嬖矣。是果豐而能約。若舊也。執事情

事苟如斯。則何須必問執事哉。長孺則心身俱閒。但雜賓滿堂。不必日夕耽書典也。其無容也。考古自適。琴棋不必娛也。一慵縛兩脚。不必遊山水也。終日言而不言。不必閉口時事也。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不必勞心思也。長孺近况亦如斯而已。是長孺之所以答執事也。然時勢之變。人乎士風民俗。政乎文物制度。自物之大小。至事之巨細。皆莫不變者也。然自其變者而視之。則不變者。近於背時而觸諱矣。自其不變者而言之。則變者。近於媚世而違道。然今以此概論之。未知其言之當否。果如何也。長孺則隱者也。不暇問世人之清濁。唯

天子曰可必變。則長孺必變也。

天子曰可不必變。則長孺不必變也。一身萬事。唯

天子之命是從者。長孺也。想執事之賢。亦當不肯於

天子也。然執事之意。鶯溪不能察。而鶯溪之語。長孺不能

審也。故爲一書以請教。唯自愧辭之不能達耳。儻執事就

其辭而察其意。則或庶幾乎足以知其意之所在矣。

荅竹鼻子廣書

子廣西還後數年。僕聞其于役浪華。驛路遼遠。不脩一字。荏苒過十數年。日者見惠手書。并高作數首。諭以罷職退隱。漫遊四方。今則在但州。結廬生野山中。教授子弟。以爲

生活。子廣胸襟脫洒。超然物表。僕素知其不久於仕途矣。宜乎其終有此舉也。想子廣幅巾杖履。逍遙乎青山綠樹間。耳目所觸。吟哦以遣興。又與青衿數輩。緝閱書典。涉獵論議。日夕不已。此誠人生一樂事。麥飯蔬羹。夏出大牢。右子廣當不作出山想矣。詩亦清散閒逸。直闢古人之室。視之都人士口吻。豈啻霄壤乎。使穀堂豐山諸先輩。聞此等事。見此等詩。當欣然撫掌。以爲和荅。但僕郡事匆忙。不能及此。呵呵。

與某生書

士不可自卑也。然天下不爲自卑之計者幾希。固不可戶

喻而家告。但足下天資潔白。自視甚高。人又以為雋士。嗚呼。可不一言乎。聞近日足下得美官。美官得之。固非自卑者。但得之蓋非正路。是自卑之計耳。人生富貴利達。可謂榮且遇矣。然請求而得之。不榮又不遇。况非正路而得之。以理論之。官當一擲不顧。然無謂而擲去。又近兒戲。前以邪路進。後以兒戲退。真世笑耳。抑古之智者。轉禍為福。令足下奮然勉勵。為國家出一大死力。立一大事業。是天下大幸。豈啻一人之福乎。然後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已是或庶幾乎不自卑者矣。請足下能思而為之可爾。

與矢口謙齋書

某月日。林長孺再拜白。謙齋矢口君足下。足下到靜岡來。春秋五易。今猶戀戀。夢想恒在海山雲樹間。不料客歲枉顧茅廬。忽接音徽。執手道故。僅慰渴望之心。則云山林隱士。不欲久留。趾於京華囂塵中。但與子東西睽違。不勝翹注之懷。偶爾來面耳。於是強留數刻。尊酒話別。僕送之門。布巾草鞋。疾走如飛。嗚呼。謙齋真隱者也。又真清者也。當今

天子聖明。巖穴之士出。覓官於輦轂之下者。群然趨朱門。投刺獻璞。有抱璞哭者。有涕盡續以血者。佐主安國之志。雖切乎。其苦忙何如耶。足下則退居於寬間之鄉。優游於

聖賢之學。抱璞守志。高潔自甘。豈非天下奇男子乎。抑二十年前。僕與足下。同立於

德川氏之朝。期以道義之

交。何料國勢一變。人情又革。昔時委質於

德川氏者。

今皆辭去。忘恩反義。自賣尤甚。今求其高潔自甘若足下者。寥寥如晨星耳。客歲靜岡人磯谷冽。來投家塾。為僕懇懇說足下事。事皆奇。其最奇者。明治四年廢藩置縣之時。足下獻言曰。某祖宗以來。實係

德川氏家臣。沾其祿

固矣。今俄升而廁於朝官。某恐惶。併其祿而辭焉。則更賜金若干。又辭而不受云。不識果有其事否。此亦有人說。足下不忘舊君。誠善矣。至於辭朝士。還賜金。蓋近於甚矣。僕

諗之曰。是雖甚乎。矢口君天下奇男子也。僕忍咄咄苛責之哉。僕處世七十餘年。閱人幾億萬人。未嘗見一全人。今得謙齋。豈可不嘆稱乎。說者乃悟。此固為足下不足道。但誇說之一世。且欲以辱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者耳。僕致仕後。結廬麻溪。一二逐臭之徒。過而存之。因相與繙古經。談古道。聊娛餘年。當今儒者率貪束脯。設名奪金。計類姦商。僕為斯道攢眉。乃雖駑下。斷斷無是行。非敢倣足下之清廉也。今磯谷生還靜岡。因錄詠懷舊作十首。附呈。直欲請高和。不啻供一笑也。頃者又得和陶詩二十首。今不遑淨寫。將須他日往焉。僕嘗藏足下倣鄭所南所画。无根蘭

一幅瘦筆乾墨。饒有逸致。近日為人奪去。可惜也。請足下更爲僕煩。一揮灑。見惠幸甚。僕對之。宛然與足下接膝同坐乎一堂之上也。豈啻慕鄭哉。匆卒布字。不及他故。情思纏綿。書不盡意。足下宜於言外亮之。

復滋野行康書

惠書云。足下久慕高山仲繩爲人。因訪其故里。詢其舊姻。又諮其遺聞逸事於四方同好之士。百方搜索。竟獲仲繩日記諸書。凡八十餘卷。顧又聞僕家藏仲繩遺書。欲借覽而來請焉。其厚於仲繩。何其深也。仲繩亦當含笑於地下歟。然仲繩遺書藏僕家者。今則亡矣。足下尚寄書問其嘗

所以藏。與今所以亡。懇懇不已。乃爲一書。以畧陳之。抑僕嘗聞仲繩爲忠義人也。心竊慕焉。又聞仲繩憤世自歿。以終。不過一激昂士耳。俱不得其詳也。後又聞仲繩與豐前人築又七友善。會門下有豐前人築紀平者。問之。即又七姪也。因叅紀平。獲仲繩遺書一筐於又七家。是自其十數歲。至死一年前。前後數十年間。手書日記數十餘卷。藏于筐中。仲繩出入。所自擔者。赴南筑時。所托築家也。僕悉讀之。始知仲繩操行誠實。思慮摯篤。若其屠腹則憤時憂世。熱腸血淚。不能自掃。乃致一死報國。非復尋常過激所爲。蓋爲真忠義人矣。於是日夕披閱。恍覺與仲繩對晤也。喜

而不寐。因示藤田斌卿相良一雄。一雄號哭請之。僕感至誠。不忍峻拒。乃所謂數十餘卷。併筐悉與之。但筐底別有二紙。其一仲繩出鄉時。上其祖誓書也。其一其過白旗村。所詠國風也。斌卿亦一見流涎。乃贈之誓書。而僕則取國風一紙。於是三人各藏于家。云。後數年。大久保信弘。覩僕所藏。有欲炙之色。信弘天下士也。而不能窒慾于一小紙。僕豈得不割愛貽之哉。此僕之所昔多藏。而今皆亡之顛末也。其後斌卿一雄。與信弘皆逝矣。不知三家所藏者。存亡如何。問其家。則兵後不審。大久保氏所在。誓書一幅。依然存于藤田氏。日記亦相良氏之子藏之。而所藏止九卷。

耳。其餘併筐散逸皆盡。噫可惜也。然以僕考之。其逸於相良氏者。聚於足下之家者。必是也。不然。則高山氏之日記。天下豈復有二本哉。嗚呼。前為僕家之藏者。今為足下之有也。乃知高山氏之日記。不啻天下無二本。又深慕高山氏者。天下無二人矣。雖然。僕又有為足下欲一言者。夫仲繩。忠義人也。足下外雖深於仲繩。而內或淺於忠義乎。則家藏萬卷。何益於天下哉。苟無益於天下者。此仲繩之所不喜也。然所謂忠與義者。古今人人之所難為也。僕老矣。無能為焉。足下每披仲繩之書。輒果能庶幾仲繩之為人。以從事於誠實摯薦之行。則仲繩復生今日也。不知足

下以為如何。

答今田生論文書

承問。僕常課生徒。必讀古文之絕佳者。今則使之取明清人之文而交讀焉。又項者鈔雪苑文授學者。是前後所課似矛盾焉。足下大怪之。示諭縷縷累數百言。僕捧讀再三。誠感足下用心厚且摯也。乃陳愚意以擴前說焉。夫古文之當讀也固矣。但意深言高。初學不易解。而確守此一途。或多不易得力。又當讀其低者便從捷徑。先輩有言。著眼要高。下手要低。今讀古文要高也。讀明清文要低也。然曰低云者。非謂卑俗輕薄也。但世之近者。文亦不與今人遠。

故尤不難下手耳。今舉明文。若宋景濂。歸震川。王餘姚。方孝孺數輩。人物學植。蓋明氏之傑出者。文之造詣固卓越時流矣。若袁中郎。鍾伯敬。譚友一。李笠翁等。其人其文。識者鄙之。至於清文。雖工細入毫髮。而雄大之氣不足。就其國初三家并竹垞。亭林。青門。望溪諸人中而選之。皆當與明諸大家方駕。至其尤佳者。豈不能與古作家並馳耶。至於袁隨園。尤西堂諸子。滿腹霸氣。未免鄙俗。士君子所唾棄也。然於各集中精擇。不可謂無佳作。議者以明清人一概鄙之。非論之精者。故初學難外古文之堂者。姑先窺明清之墻。可謂捷徑。不可謂失舉。是余明清文交讀之說所

以由發也。邵青門論清初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可謂作者。後世論本朝之文。吾知其無能遺三家也。可謂知言。故余今就三子論。同庭之文。筆鋒利而少幹旋。堯峰之文。能得震川之形摹。不能得其神味。但雪苑得龍門之神髓。其嗚咽頓挫瀟灑神韻。諸家間有之。若才情橫溢震盪雄奇。直摩龍門之壘者。則雪苑所獨也。是余雪苑文鈔之舉。所以由起也。抑雪苑死年三十七。其將刻集。集中文未脫藁者。一夕補綴立就。故所收玉石混淆。嗚呼可惜也。愚所鈔僅二十餘篇而已。然初學自此下手。則有就捷徑之益。而無趨高之弊。又庶幾乎得古文

之階梯矣。足下不以僕所課為矛盾。則幸甚。

與上保生

菊花黃矣。楓葉紅矣。不知足下與山崎翁。逍遙乎楓菊之間。以料理乎詩酒之歡否。足下之酒量。與翁之詩才。皆不易測其底蘊也。果俱一遊。以鬪詩酒。則僕將為文叙其豪舉焉。頃者。翁走一价。見示其嘗所校刻。楊復所孝經宗旨。羅近溪孝經引證合本一卷。余讀其序。文政已卯歲。翁所撰也。其論古道。述家訓。立身行道之意。藹然可掬。而翁失明以來。家計窘窮。今則蕭然落實。終不能成其揚名顯親之功。不幸時睽事違。加以衰老瀕死。无聊度日。嗚呼。斯翁

之爲數竒何如耶。想足下與翁家近交舊。必當勞問慰諭。日夕弗已。不啻吟楓醉菊一時之歡也。僕偶有感翁事。乃爲作一傳。頗悉翁顛末。今欲煩足下以示翁。乃茲贈一本。幸善致意。匆匆不備。

荅木原谷藏

茲獲一書。喻以貴藩人所傳語。曰僕因上言外夷事宜。獲罪奪職。噫。此傳者之誤耳。果然亦一大快事。愚何敢望之。然外夷一件。固非無所過慮。故嘗建議陳意。自謂以此獲罪萬死何辭。

國家寬仁。幸免斧鉞。足下又以僕素志在退休也。慮其決然掛冠。懇諭以黽勉隨時。感荷何盡。然僕名在仕籍。四十年。常懼曠職。今而解任。若釋重負。不啻感君恩之渥也。若使僕迂拙強合時俗。猶老婦朱粉滿面媚人。人人走避之。不暇。何能與之一眄乎。此僕之所以甘心退老也。幸勿以僕爲念。小室中山二生。與鈴木佐和等相與來訪。談論半日。皆見其抱負之大矣。僕自愧無分寸益于人焉耳。

又

客歲所示高文一卷。誦讀再三。僕誠服其志氣浩浩。立論卓卓。不啻字句詞章之爽快可嘉也。凡人之於文辭。雕繪

藻飾是務。雖文則美乎。君子弗取也。今有人焉。敦朴質直。苟其至誠之充乎中。而溢乎外。或雖文章不巧乎。然其精神所注。亦足使人心勃然感發矣。况於氣之浩瀚。與志之超卓。鬱蓄鍾孕。自成章。若足下之文者乎。宜矣。吾人之一誦三嘆至此也。僕因思之。今足下遠遡前古。詳論其世之治亂興廢。與人之賢否淑慝。以參考時務。以作為文章。以建白當路。能使當路感于心。而施于政。施于政。而益于國。則其服官之忠益顯。而其心術之誠益明。於是乎。事功文章。竝傳後世。豈啻一時能驚吾人之心目乎。請足下勉旃。此僕之所以忠告于足下也。會某某來告別。乃道及之。若夫高文。則他日加批評。以完趙璧。匆匆不宜。

答林鶯溪

頃者。文旆歸自西。賜書及岐蘇山中所得狐皮一枚。黃毛溫柔。可以製裘。老身一襲。勝於挾百纊。夫道路倥偬。宜不暇他慮。而藹然深情。施及老朽。感謝曷竭。然僕所感。又有一大于此者。嚮者足下憐僕之老罷。將極力推轂。再從廟堂諸公之後。唯慮僕決然退避。徵命之不奉也。賜書誨諭。懇懇不已。其為幸誠多矣。所以感激之最大且深也。然僕罷職以來。老病日加。而時勢艱難。又有甚難處者。非復陋才淺識。若僕者之所能為也。是以退休三年不出門。擁書起

卧將以娛餘生焉耳。然此意直言。恐忤高意。不言。又無微衷可明。私心以爲進退維谷。所以半年來不敢奉荅也。足下不加嚴譴。今復辱狐皮之賜。僕雖老悖。面背汗矣。是其區區之心。豈筆翰之所能盡耶。因令兒鈞拜趨面陳。足下儻賜之坐。以聽其所言。爲幸更多矣。不宣。

岡田鴨里曰。此書及荅木原生書。同陳出處進退之義。情真詞摯。得書牘體面。

與鹽谷毅侯

昨辱寵招。趨侍領教於茗溪官舍。舍對駿臺。而茗溪在眼底。一條碧流。與駿臺雜樹黃葉。俱映乎煙靄飄渺之際。

清曠之觀。寒澹之趣。不料獲此幽致於城市喧囂之間也。亦知其足長兄文思矣。然兄所居。雖饒木枯煙寒水碧葉黃之勝。而至蜀錦吳綾之觀。則僅見一兩樹耳。此不能无遺憾也。然兄以文章名馳天下。錦繡滿腹。不知其爲幾億萬段矣。則楓葉之乏。不足爲憾也。昔崔信明有楓落一佳句。尚使後人艷稱弗已。今兄傳雄文於千載之下。不止崔家五字也。不亦快耶。因修一書以陳鄙見。謝款待。

鹽谷宕陰曰。僕枵腹所存者。赤心而已。所云錦繡者。絕无有一綫之微也。至於高文。爛熳駭人。不啻不可一字增損。謹此返呈。

序

峽中詩草序

此桂園爲峽中縣令時詩也。故卷中所載。能寫其真境實際矣。頃者屬余序之。余亦承乏郡官。雖駑下。尚頗知民生疾苦。又嘗督學峽府。山之色。水之容。目睹而足蹈焉。故披此卷而閱之。其所感慨。蓋倍於他人矣。昔子瞻書老杜雲安縣詩云。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噫。杜詩聖也。雖其非親到。孰不知其詩之工。而子瞻所言如此。然則親經其事。然後味其詩。益知其工也。是桂園所以此集之序不屬他人。而屬余也歟。

東湖文鈔序

水戶藤田君東湖。學識高邁。才略卓拔。遇忠孝大義事。輒感奮激厲。常欽諸葛武侯岳武穆之爲人。烈公竒君才。擢用勿貳。其明良相遇。世稱蛟龍之得雲雨也。旣而烈公以嫌疑得罪。君坐此幽囚。雖再起復職。不得大施以終。可謂不幸矣。天之報善人。何如耶。頃者令嗣彊卿。鈔君遺文。將繡梓公于世。以余與君交誼最厚。來徵余序。固辭不可。乃曰。士之幸不幸。天也。然天與之。而復奪之。或奪之。而復與之。其剝復乘除。皆有成數。而幸不幸之運。一定不易者。天實命之。人莫能得而前知焉。抑先生於武侯。委國託孤。孝

宗於武穆。寢閣召命。若二公者。皆可謂遭遇希匹。然武侯中道不得志而沒。武穆寃死於莫須有之獄。不能無疑於天報之嗇也。則於東湖亦何怪之。雖然。天之命二公。豈偶然也哉。昔人云。武侯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武穆奏表諸文。亦與出師表相上下。由是觀之。其文與聖經並。而有功人心世道。赫奕於千萬世之下。可謂幸矣。其抑鬱於一代者。是天欲與之。而先奪之耳。孰謂天命出偶然哉。今東湖之文。余雖未知果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乎否。然忠義之心。與浩然之氣。相觸成文。凌厲雄健。悲壯淋漓。所謂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者。使人一讀感奮興起。視之二公之

文。豈有慙色。然則天之所以報東湖者。可謂厚且幸矣。其志雖屈乎當時。其文章垂乎不朽者。即一時之奪。而萬世之與。天算無違。人皆不能前知也。余以其遭遇終始與二翁相似也。併論以爲序。

侯雪苑文鈔序

芳村生。常喜侯雪苑文。頃者鈔其文三十餘首。上梓成二卷。携來乞余序。余亦嘗喜其文。而未知宜以何等語贊之。一夕邀二三同人。觀庭梅。時殘雪盈枝。風趣絕竒。既而更闌客散。我亦就睡。及鴉聲破夢。驚起推窓。則山中高士。素衣練冠。卓立於雪月輝映之際。其一氣凜然。風神雋逸。嗚

呼是雪苑文之實境也。余久求之而不能得。今偶然得之。豈不快乎。遂書以置之卷端。抑我愛雪苑文亦以其人也。彼生於天下且亂之時。傾心明氏。慷慨氣節。議論不屈。晚歸其里。文酒懽然不仕二姓。真天下奇男兒。以文士目之。非公論也。今雪苑亡矣。我欲得氣節滿腹如雪苑其人者。與之痛飲。朗誦此文於大梅花樹之底耳。不知生以為何如。

皇明治十年二月二日。靜岡林長孺識於麻溪之梅花深處。

佛山詩鈔序

期於詩之巧者。患於詩常不巧。而詩之巧。顧歸於不期巧者。然不期巧者。固無能巧者。但期巧於落筆之前。此期巧之至也。小倉村上佛山翁。夙以巧詩聞。今則蔚為鉅伯。詩益巧。篇什益富。曩者初集二集。次第刊布。近門人又將梓三集。遠徵余序。余聞翁為人。坦率無城府。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故其就官。不久而退。或雨寒燈殘。冥心獨坐。或蠟屐丘壑。岍憤江渚。當此時。必自得其天然妙趣於境靜情閒之際。是翁詩不求助江山。江山來助翁詩。然則翁非於詩中期巧。而於詩外得巧。亦在其落筆之前也。世之詩人。徒求巧於詩。詩遂不巧。今翁不然。嗚呼。翁之詩。則至巧矣。

五峰遺稿序

余甫十數歲。見薩摩五峰先生五代君於菟門外一茶館。時君與穀堂侗菴諸老先生結社。屢會茶館。詩酒論談。驩然莫逆。余亦以童子。進請益於隅坐。君性豪邁。才識卓越。其於黃口小兒。固當訶斥。而低徊顧視。若引跛驚策駑駘。余退自感喜。其後君歸鄉。音耗殆絕。後又聞其即世。諸老先生亦皆相繼凋謝。客歲君之令嗣競太來見。談論既熟。交誼亦厚。蓋以有其先君之舊也。頃者示先考遺稿。屬余序。披閱之。其詩格高而氣厚。才雄而詞宏。亦猶其人也。因憶初余遇五峰君也。當時乳臭。不得知其志尚之大學術。

之博。僅窺其一斑耳。今及見競太。因其所嘗聞。而敲其所未聞。迹其所嘗見。而問其所未見。則自經史子集。至海外雜書。莫不遠探而博究焉。於是余又知君之為君。不啻資性才識過絕人也。今將與君再會於菟門外。請益斷不可得也。嗚呼。今五峰君不可見。而得見遺稿。猶見五峰君。况接其後人。談其舊事。則當時辱顧之感。豈得不動於胸臆邪。然余老矣。蒼顏白髮。非復五峰君眼中之人。而叨序其遺稿。君而有知。則應笑曰。乳臭兒亦為此語乎。嗚呼。余將掩面而走矣。

嗟老錄序

余之於詩。嗜之若飲食。少壯時。既登壇坫。不絕謳吟。長即
游歷仕路。職務鞅掌。詩事殆廢。及退休。則老羸又甚。尋值
國變。摧坐困頓。甘心於窮餓以死。幸全性命。則林水之趣。
觸目感情。復流注於有韻之言。十餘年矣。其間所得詩。凡
若干篇。今并少作若干篇。手訂成若干卷。雖陋拙不足見。
亦可以知七十餘年履歷之大概。因聊茲刪存。抑士之所
重。在事業。不在文藝。然顯於功業者。又巧於文藝。余也服
官五十年。事業文章。皆莫能成矣。今對此集。回顧往事。悵
然嗟老拙耳。

明治十家絕句序

關三一。輯令人詩。題曰明治十家絕句。來請序於余。余曰。
昌黎有言。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云。詩窮
而工。今見子所撰。取於江湖。而不取於臺閣。其意在求詩
之工邪。韓歐所謂工者。蓋有慨於出處窮達之際云爾。豈
江湖之詩皆工。而臺閣之詩皆拙之謂乎。子槩而取於一
偏。何也。三一曰。吾意不在於此。吾觀士之得志於當世。言
則聽。行則遂。翱翔雲霄。富貴顯赫。其功業載在史冊。舉世
注視稱道焉。不必待區區文詩而傳也。至隱逸之士。率失
意不遇。雖有所抱負。不得行之。窮居野處。優游乎雲山石
溪之間。接物觸感。發其所鬱積於詩。吟咏以自適。不求合

於世俗。以故世鮮知之者。苟不輯其所吟咏。公之於世。則終湮沒無聞。非可惜邪。是吾所以不取於臺閣。取於江湖也。余嘉三一不徒求詩之工。其愛惜人才。得韓歐之意也。乃併錄其言為序。

管公故實序

管公故實。舊版罹災。无悶生深歎慕公之為人。乃欲再梓之。而未果。生又近日有禱於公。獲靈應。虔仰益切。乃欲活刷故實。以寓報賽之意。乞序於余。夫公起自儒職。至右大臣。君寵隆赫。值讒說大行。卒有筑紫之竄。然其寵也無驕態。其竄也無怨言。樂天安命。不以榮辱而易其操。忠愛之

誠。往往見於言詠。非至德能若是哉。無幾。

天子感悟。贈正一位大政大臣。於是乎。公之德表表曝著古今。凡有血氣者。莫不心服而尊信之。于今九百五十年矣。祠祀遍於天下。春秋祭享不絕。虔禱則必應云。噫。人之有德。以取信於天下。若公則足矣。生能知歎慕公。欲傳其行實。其用心可謂忠厚矣。世有人焉。方其得志也。意氣揚揚。誇耀向人。一旦失寵。則怨毒滿腹。憤時嫉俗。何其德之涼也。此事雖智者或不能免。是誠公之罪人也。今无悶生此舉。雖出歎慕之誠。報賽之意。抑將以警彼涼德之士邪。是亦忠厚之意也。余亦私歎慕公者。乃喜无悶生之此舉。

因為序之。

東湖詩鈔序

東湖藤田君令嗣彊卿。刻君遺詩。屬序于余。披而閱之。詩凡八十餘篇。君一生遭遇履歷。可概見焉。君之初年。遭明主。知莫不言。言莫不用。參與機密。事皆中窾。此為君得意之時。乃其發於詩。心愜情娛。意氣優暢。有蒼鷹冲秋天之勢。及中年以後。則讒謗漸起。遂幽小梅村。此為君失意之時。乃其見於辭。悲壯慷慨。感憤激烈。有龍號虎嗥之音。前後之詩。隨所遇而變。篇篇皆可傳也。但得意之詩。讀者為之一快。至於失意之詩。則目讀心悲。東湖之最注心血者。

足以見英豪晚節志氣不屈之概矣。因憶方東湖赦歸之後。余訪之其礫川寓居。東湖為余細話小梅村幽閉時事。嗚呼。今也人亡詩存。余對此編。不堪今昔之感。因棹一小艇。泛墨水。遠望小梅村於寒烟蒼茫中。則不自覺聲淚之俱迸也。

送熱田玄鼎序

駭人於目前者智。服人於永年者信。智之功圓而巧。雖能收一旦之譽。而人將疑於異日矣。是故鮑莊子之智。不如蔡。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信則不然。年久交熟。而人終心服。是故魏文冑兩赴期。晉文與楚戰退三舍。黃金百斤不

如季布之一諾。智之不若信也久矣。下總執田玄鼎。有信人也。吾未之前知。及其姊夫祐菴翁沒也。來請墓銘。余以老疾辭。而玄鼎不可。且曰。謹待其成。成雖晚矣。不敢促也。其後四序五易。而余文未成。玄鼎來候者。月一再矣。其來雖非促之。然余聞其足音。足然。頭涔涔。面背汗矣。嗚呼。余久負玄鼎。而玄鼎終不負余。余終為一銘。潦草塞責。此非玄鼎之信之厚。豈能可使老耄踈懶若余者。執筆能如是耶。玄鼎在都下十餘年。稍惡風俗之赴浮薄。今將歸鄉里。以養其志。來告別。且乞贈言。嗚呼。玄鼎之信。其孚於吾人如是。可以感鄉人。可以格鬼神。余知某百福來叢於玄鼎。

之家矣。乃於其行也。豫以賀之。且以警世之沾沾小智者。

送井上好問歸上總序

上總井上好問。來入家塾。為人深沈。誦讀弗懈。性嗜酒。以為有妨於業。斷然不敢飲。在塾一歲餘。業大進。會其翁嬰疾。好問聞之。駿奔走歸。侍湯藥數月。翁病既痊。好問復來。已而翁再病。沈綿累月。好問以為親方老且病。而遠遊。非人子之道矣。乃告以止遊。好問雖止遊。其志卓然。不廢其業。將別。余飲之以酒。且謂之曰。昔時以武雄於上總者。有兵衛景清。而未聞有以文而興者。其有之。自我好問始焉。可不勉哉。兵衛仕乎平氏。平氏既燼。兵衛猶欲收合餘燼。

以圖恢復。艱苦百折。無所屈撓。雖事在千載。凜凜猶有生
氣。則好問宜規而效之。以遷之於文學。乃所業不同。而其
為豪傑則同矣。好問欣然跪曰。謹受教。於是持巨杯。滿酌
劇飲。高歌而別。

長野淮海曰。結得好。

記

迂窓記

昔者次息錮。出嗣羽倉氏。構一堂其邸內。自命曰迂窓。兒
鈞作記。其後國變。錮戰死于上毛湏川山中。鈞又以病終。
錮子安吉。年甫二歲蒙

命偕女兒。隨其母及祖母叔母。移家於遠之濱松。無幾罹
疾。又丁外艱。余酷憐安吉幼喪怙恃。善病客寓于數百里
之外。客冬請

官。令之携家來栖于我家南隅別室。復以迂名其窓。安吉
之來也。與祖母叔母女兄。俱聚首于窓下。欣欣和歡。以為
得其所。而宿疾癒矣。因憶十數年前。海內無事。一家安寧。
今則安吉以幼穉。而連遇變故。何也。嗚呼。人生禍福存亡
疾病多故。皆係天。非人所能知。但當忠孝大節不愧于天
地者。是為士矣。安吉能考乃父之蹟。繼乃父之志。可謂故
迂窓主人之子矣。然後可謂今迂窓主人矣。是此記之所

以作也。但安吉幼未能解之。而余也衰老瀕死。乃姑書之。置窓下。以俟其長耳。明治八年二月十八日。七十叟鶴梁識。

不忘軒記

松代山寺不息之來江戶也。余與之一見。乃意其為志士。而未之盡也。後不息歸鄉。遺書囑余記其不忘之軒。曰某幼喪吾父。而吾母吾祖母鞠育之。其恩殊深。其不可忘一也。吾祖父母。吾父母。嘗欲新我家。積財栽樹。經營累年。未果。而祖父沒。余繼其志成之。未幾。母亦沒。其存者。獨祖母耳。是我家者。先世遺念之所尤注。其不可忘二也。余既有

此二不可忘。又將使子子孫孫。奕葉不忘於此。此所以名軒也。願子記之。余曰。嗟乎美哉。不息之名。軒也。然余思之。凡天下之人。有其親者。孰不思其恩。有其家者。孰不欲全之。然能孝其親。而克其家者。蓋鮮矣。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耳。余於不息。亦不能無疑於此。故宿諾數年。未及起草。客歲不息攜家。祇役于江戶。而其邸舍與余居甚相近。余乃矚不息所為。其家居。欣欣熙熙。事祖母甚謹。又能使妻子僕妾。恭敬以事之。而其祭祖父母。皆莫非厚且慎焉。至其蒞官當事。敢奮剛毅。繩法析理。一以懇誠處之。於是乎不息心事。瞭然明晰。余知悉其為真志士。而不忘之名不

誣矣。乃書以贈之。使不息揭諸官舍。雖羈旅暫寓之間。亦不敢失其不忘之實云。

秀芳園記

因於天者可全。而出於人者不成。蓋以人而成者。其成假也。以天而全者。其全真也。余是以知物之成在於天。而不在于人也。一日柳堤土岐君語余曰。子識我別園乎。名曰秀芳。亦可以知其實矣。當時余意。君家世簪纓之盛。人人所仰瞻。且以郎中令豐州君為父。以參政肥州君為舅。又以沼田侯為本宗。而三君園亭之勝。冠于都下。則君園中景物。不問可知其為美矣。後余訪所謂秀芳園于目黑之

邸。則草萊不伐。林木塞路。宛然一寒民田園而已。余為之爽然自失。既而逍遙散步。靜窺園中所在。則藤葛之縈繚。橡栗之蒼蔚。梧竹松菊。莫弗欣榮。而自然風趣。藹然可掬。是無他。一草一木。不待人力。而生且長于園中。豈非其天乎。園之得名。蓋以此也。余性曠直。不為世所善久矣。而曠直亦余之天也。欲以人力而變之於婉委和易之質。固不可得矣。嚮者。君之為司農也。拜趨請謁者。門前日成市。而余不敢趨謁。君反寵招款接。使余講經典論古道。君與令嗣君。並坐席末。以聽之。爾後君屢進官。而交誼之厚。亦倍乎舊日矣。初余未知君所以待余之意。果如何也。余遊此

園見君所以全草木之天。而後始知君所以待吾人。亦不外于此也。凡爲人上者。育才養能。未有不因其天者也。昔者。東照公在參河。置三奉行。以掌國內政刑。三子性行不同。而其所以不同。即三子之天也。可不變也。公置之一職。使之各盡其心志。其啓鴻業千萬年之基者。未必不胎于此也。則君之所以待人。蓋其視而效焉者歟。乃退而爲之記。

齋藤拙堂曰。今日躉直之人。難甚得。如僕愚直。出言於都人士前。徃徃蒙譴責。如羽倉簡堂猶然。况其他乎。簡堂與僕精里翁門人。結交四十餘年。而不知僕心。疑僕

有求於幕府。所謂白頭如新者歟。
傳

狸翁傳

文化文政之際。江戸新橋出雲街。有一隱士。不詳為何許人。賣卜爲活。家畜一狸。愛撫特摯。相親如骨肉。遂寫其真。揭之門。代名帖。人因稱狸翁。翁卜筮奇中。遠近丐卜者甚多矣。然性懶。不肯剃梳沐浴。其面垢黧。鬚髮蓬鬆。如狂人。穢臭不可邇。故抱奇技不售。尚無一點求世態。某歲饑。翁自料無由得食。遍探家中。有一故紙箱。因解其紙。細末和水咬之。尚不敢乞憐於人。薩摩侯嘗畜一白狸。狸罹疾醫

藥無效。顧委於翁。翁欣然往焉。一藥起之。侯欲厚報。翁固辭不受。強則笑云。但得時。問狸平安足矣。余為兒時。屢往視翁。當時唯畏其狂態耳。今想見其志操。翁決不狂矣。因窮探其墓。得之城南古河龍源寺中。然墓不誌。姓謚。唯鐫翁自畫狸并狸菴翁墓四字耳。及視其背。則刻川崎履撰文。一讀乃知翁為故中津蕃士成田朝辰也。鶴梁子曰。翁不為形骸而變志操。不因飢餓而為媚態。不以貧賤而屈王侯。是其中卓然有所樹立。不求其外。嗚呼。古之所謂潔心污身以隱於市井者也。吾聞狐狸善隱草野。今翁善隱。亦非得於狸耶。

紀事

紀烈婦蓮月事

烈婦蓮月。未詳其姓氏。京師賈人某妻也。美姿儀。性聰慧。習文墨。能和歌。又善陶。家貧。夫病不能自給。烈婦別開小店。煮茶供客。以養夫。無幾。夫死。寡居自守。恐年尚少。有人挑之者。薙髮為尼。然天然美容。故態尚存。狡佻少年。或投艷書。送慇懃。烈婦乃引千斤秤。自拔其齒。每拔一齒。蕭蕭有聲。滴滴迸血。觀者大驚。皆曰。烈婦烈婦。自是莫敢挑之者。嗚呼。古之貞婦。有割耳截鼻以自誓者。烈婦之操。比之無復所耻矣。曩者土井存庵。還自京師。贈予以蓮月所製

磁碗。碗書其自詠和歌一首。甚有風致。予時出啜茶。特覺
茶味之清芳矣。

森田節齋曰。蓮月之事。似失事實。所以文雖佳。不取也。
富岡鐵齋曰。是文決非失事實。某熟知蓮月。故云。

鶴梁文鈔續編卷一終



48-12292

010190527609

